

# 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的源流

闵祥鹏

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是道教中的神祇，也是民间所熟悉的神灵，但当前普遍认为他们源自佛教。因为虽然中国自古就有龙文化，可魏晋之前的古籍中却没有“龙王”的称谓，只是在佛教传入我国之后，在佛经中才出现了五龙王、七龙王、八龙王等名称。而较早提到“五方龙王”的也是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《佛说灌顶神咒经》。另外在许多佛教经典著作如《华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、《过去现在因果经》中均提到龙王生活在海中，且有“行云布雨”之能，这又与道教的四海龙王非常相似。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，道教就继承了佛教中的龙王形象，并衍生发展了五方龙王和四海龙王。

—

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。早在先秦时期我国的“龙”就被赋予了施云布雨的法力，殷商甲骨文中就记载有：“作龙于凡田，又雨。”《易经》中也有“云从龙”之说。《管子·水地篇》中说：“龙，生于水。被五色而游，故神。欲小则化如蛭蠃，欲大则藏于天下。欲上，则凌于云气，欲下则入于深渊。<sup>1</sup>”中国龙很早就有了上天、入水、致雨之能。

反观佛教中的“龙王”却是在传入中国之后，因为具有“行云布雨”的法力，职能与中国龙相似，才被佛经的翻译者们译成了“龙”。他原本被称为那伽（梵语 naḡa），是一种生活在海中守护佛法的神。而其首领（naḡaraḥ）也就被翻译为“龙王”。他的形象是人面蛇身，与中国龙的形象并不一致。因此，佛教“龙王”仅仅是中国化了的词汇，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。

魏晋以后，佛教、道教的一些经典著作中的确提出了“五方龙王”与“四海龙

王”。比如在佛教早期译著《佛说灌顶神咒经》中就出现了五方龙王，而成书于隋唐前后的道教著作《太上洞渊神咒经》在卷十三《龙王品》中，也记载了以方位为区分的“五方龙王”和以海洋为区分的“四海龙王”<sup>2</sup>。这里道教的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也明显借用了佛教“龙王”的称谓。

但除了“龙王”这个称谓之外，佛教、道教中的“五方龙王”与“四海龙王”的源流构架皆取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五方神灵”与“四海海神”信仰，与佛教中的龙王并没有承继关系，也就是说佛教、道教中的四海龙王与五方龙王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改造。

## 二

世界其他文化一般将方位分为“四方”——即东、南、西、北，而我国传统文化中却把方位分为“五方”，即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中。而“五方龙王”的信仰即源于此。

在佛教早期译著《佛说灌顶神咒经》第九《灌顶召五方龙王摄疫毒神咒》中记载佛教的五方龙王为：“东方青龙神王。其上首者名曰阿修诃。……南方赤龙神王。其上首者名曰那头化提。……西方白龙神王。其上首者名曰诃楼萨叉提。……北方黑龙神王。其上首者名曰那业提娄。……中央黄龙神王。其上首者名曰闍罗波提”<sup>3</sup>。这与道教《太上洞渊神咒经》中的“五方龙王”极为相似：东方青帝青龙王、南方赤帝赤龙王、西方白帝白龙王、北方黑帝黑龙王、中央黄帝黄龙王。

但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的“五方龙王”，仅从名称上就可见其杂糅先秦时期的五方观念，并明显融合了五方、五色的中国传统文化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五方、五色之间是一一对应的，即东对应青、南对应赤、中对应黄、西对应白、北对应黑。这种思想在早期佛教经典中是根本不会出现的。

《佛说灌顶神咒经》传为东晋天竺三藏帛尸梨蜜多罗翻译，但仅从“五方龙王”中五方与五色的对应关系来看，基本可以断定此经应该为后人杜撰，而且在附会过程中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。唐开元年间，《开元释教录》辑录有《佛说灌顶神咒经》，所以其最晚成书于隋唐。而道教的《太上洞渊神咒经》也成书于魏晋之际，因

为其描绘的也是晋末乱世的场景。可见佛教与道教的五方龙王信仰基本形成于魏晋隋唐。

而我国“五方观”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，这在一些甲骨卜辞里都有明显的记载。五方各有五位神灵护佑，与五帝对应。《周礼》、《淮南子》中记载：东方天帝太皞，属神句芒；南方天帝炎帝，属神祝融；西方天帝少皞，属神蓐收；北方天帝颡顼，属神玄冥；中央天帝黄帝，属神后土。所以说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已有五方神灵的信仰，而五位方位神又是什么形象呢？《山海经》中记载了其中的四位，即东方句芒，鸟身人面，乘两龙；南方祝融兽身人面，乘两龙；西方蓐收，左耳有蛇，乘两龙；北方禺强（玄冥），人面鸟身，珥两蛇，践两蛇（参见图一）。可见在五方神灵的形象中本身就具有龙的元素。另外西汉经学家郑玄又将五帝解释为“五方色帝”，他说，“五帝者，东方青帝灵威扬，南方赤帝赤熛怒，中央黄帝含枢纽，西方白帝白招拒，北方黑帝汁光纪。”郑玄的解释只是附会，但却说明了当时人们心目中五方、五色的对应关系。



图一：《山海经》中四位方位神：句芒、祝融、蓐收、禺强

尤其是在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·求雨篇》中，他提到了利用青龙（东）、赤龙（南）、黄龙（中）、白龙（西）、黑龙（北）“五龙招雨”的禳灾措施<sup>4</sup>。这与《佛说灌顶神咒经》、《太上洞渊神咒经》中的“五方龙王”从五方、五色的对应关系到行云布雨的职能都是基本相同的。这就说明早在西汉前期，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已经形成了“五方龙”的信仰框架，而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仅仅是把“五方龙”的名称修改为“五方龙王”而已。

唐宋以后五方龙王因与五帝相关，得到了较高的尊崇。在唐朝每逢仲春都要祭祀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五龙。宋承唐制，又在大观二年（1108）八月昭告天下，明文册封了这五位龙神：青龙神封广仁王、赤龙神封嘉泽王、黄龙神封孚应王、白龙神封义济王、黑龙神封灵泽王<sup>5</sup>。这是对五方龙王地位的官方认可。各地也纷纷建有五龙庙，尤其是每到旱季，民众往往大造五方五土龙，与龙对舞，祈雨禳灾。这种形式进一步发展就演变成了我国节日里舞龙的习俗。

### 三

在我国早期先民的空间观念中认为九州之外更有四海。《尚书》就有“四海会同”、“外薄四海”。《大戴礼记》卷七《五帝德》中载颡项高阳“乘龙至四海，北至于幽陵，南至于交趾，西济于流沙，东至于蟠木”。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中有“龙旂十乘，大辇是承。邦畿千里，维民所止，肇域彼四海。四海来假，来假祁祁。”因此在早期四海观的引导下，开始出现了掌控四海的四位神灵，《山海经》中记载他们分别是东海禺虢、西海弇兹、南海不廷胡余、北海禺强。他们的形象大多为人面鸟身，珥两蛇，践两蛇<sup>6</sup>（参见图二）。可见在先秦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了四海海神的民间信仰。



图二：《山海经》中的四海海神：禺虢、弇兹、不廷胡余、禺强

在此之后四海海神还有其他名称，比如《鱼龙河图》称四海神君为：东海君姓冯名修青，夫人姓朱名隐娥；南海君姓视名赤，夫人姓翳名逸寥；西海君姓勾大 name 邱百，夫人姓灵名素兰；北海君姓禹名帐里，夫人姓结名连赵。而《诸病源候论》

中四海神则被称为东海神阿明、南海神祝融、西海神巨乘、北海神禺强。《太公金匮》中提到南海神曰祝融，东海神曰勾芒，北海神曰玄冥，西海神曰蓐收。后面的两个记载表明最早的四位海神逐渐开始为《山海经》中的四位方位神所替代，而四位方位神是具有龙元素的。

总之尽管四海海神的称呼多种多样，但四海神灵的信仰框架无疑已经形成，因此道教也就在此框架下提出了四海龙王。这一时期佛教的著作中也提到了四海龙王，如唐代释道世撰的《法苑珠林》卷四十五中就有“四海龙王”的称谓<sup>7</sup>。

但四海龙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并没有取代四海方位神的官方正统地位。唐代韩愈在《南海神广利王庙碑》中所提到的南海海神仍然是祝融。到了元明之际，四海龙王的形象开始清晰起来，如河北毗卢寺东壁上所绘的四海龙王壁画，其形象就与当今的龙王形象基本一致（参见图三）。加之伴随着《西游记》、《封神演义》等小说的广泛传播，四海龙王开始名声大噪。明徐道的《历代神仙通鉴》更是详细的记述了四海龙王的名称：东海沧宁德王敖广、南海赤安洪圣济王敖润、西海素清润王敖钦、北海浣旬泽王敖顺<sup>8</sup>。清朝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在时应宫曾专门建筑了前殿，来祭祀“四海、四渎诸龙神像”<sup>9</sup>。这是官方明确承认了四海海神与四海龙王的融合，不过这种融合应该在清以前就已经完成。



图三：毗卢寺壁画中的“四海龙王等众”

因此从源流来看，在五方龙王与四海龙王出现之前，我国已经存在了五方神灵以及四海海神的信仰模式，而“五方龙王”与“五方神灵”、“四海龙王”与“四海海神”之间也明显存在着前后承继关系。从发展趋势来看，五方龙王、四海龙王与中国传统“龙文化”的发展方向一致，并没有演变成佛教中“人面蛇身”的那伽形象，而是演变成了广民众所熟知的龙头人身的中国龙形象。

- 1 管仲著，黎翔凤注：《管子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。
- 2 杜光庭编：《太上洞渊神咒经》，《道藏》（第6册），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。
- 3 高楠顺次郎等编：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（第21册）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83年。
- 4 董仲舒著，凌曙注：《春秋繁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。
- 5 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。
- 6 袁珂注：《山海经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。
- 7 释道世著，周叔迦、苏晋仁注：《法苑珠林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2003年。
- 8 徐道：《历代神仙通鉴》，辽宁古籍出版社，1953年。
- 9 于敏中编：《日下旧闻考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。

（闵祥鹏：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）